

关于宋鸿雁和她的《雁翔长安》

李 震

我是在一路感动中逐步认识宋鸿雁的。初识鸿雁大约是在2019年春天的一个雨天。我应邀到“贾平凹大讲堂”做一期讲座。在讲座开始前的间隙,朋友领着一位漂亮的女士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女作家宋鸿雁,主要写散文,今天专程从北郊赶来听你的讲座。”我当时就有些感动,心想这么远还下着雨,又是周末,而且这个年龄的女性应该没有孩子在家,我不禁又被感动了一次。

第二次让我感动,是讲座结束两三天后,一位同事从微信给我转发了鸿雁写给我的一篇散文。文中不仅概括了我讲座中的一些陋见,还说到她已经听过我的两次发言,而且对我每一次发言的主要观点都有清晰的概括。我不禁又一次被感动。

第三次让我感动的是在疫情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记不得是在哪个微信群里看到一则图文并茂的报道,说女作家宋鸿雁为多所学校、多个社区的孩子们免费赠书,所赠之书是她作为一位医生,又作为一位母亲,为孩子和家长们写的一部既有文学性又有医学知识的关于孩子生长、培育的书,叫《福娃成长记》。于是,我又一次被感动。没过多久,作家王海兄邀请我去西咸新区出席一场新书发布会。我问是什么书?他说是宋鸿雁的《福娃成长记》。因了前面的几次感动,我想都没想就回答说:“我一定去。”

直到我遵鸿雁之托开始写这篇小稿时,我又一次被感动着。这次的感动是因为她的这部散文集《雁翔长安》中的文字和文字背后的

未读《金石记》,感觉西安乃“废都”一座。读罢《金石记》再看西安,眼前豁亮,感觉“都”虽废而魂尚在,草木深而城犹春。遥想当年黄巢、朱温兵乱,长安万国宫阙化为尘土,街市化为废墟。但大唐的间句依旧风吹而存,绵绵不绝。要说“书中自有长安城,书中自有唐之声”,并非夸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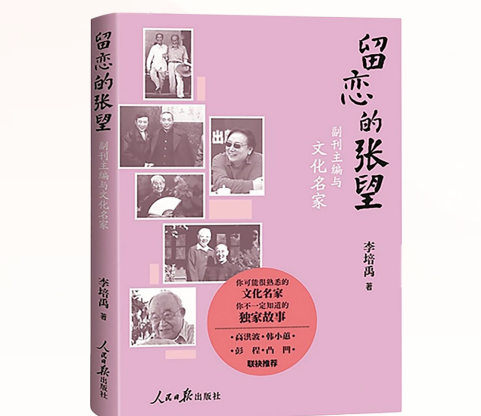
国人对盛唐的追忆,有通过唐代宫廷同室操戈、爱恨情仇的影视剧来展现的,有通过龙飞凤舞、色彩斑斓的书画诗歌来传颂的,有通过如梦如幻、霓裳羽衣的伤害歌舞来弘扬的,而《金石记》则通过恢复宝鼎楼、四水堂等建筑风采,寻觅“小克鼎”和争取“昭陵六骏”中流落海外的“二骏”回归中国长安的这两条线索,展示了一个半公开半隐蔽状态下的长安城,以及在这个特殊环境中的人和事。

故事的主人公齐明刀本是生活在西安城郊的一个农村“庄稼娃”。在师傅贾郎苗的精心指点下进入了长安城,看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透过他的视角,作家通过文物宝器、仿古建筑、石刻拓片的来龙去脉,以及守护这些国粹的英娘佳人的爱恨情仇,千回百折地引出了一部怀金悼石的《金石记》。

齐明刀通过收藏的几个古刀币如同获得了“芝麻开门”的秘诀进入了藏宝洞一般,由此真正跨进了长安城的大门。再通过将“黄花梨

说实话,我看书习惯先看前言或序言,以此了解作者创作的背景和创作的心迹。有幸获赠乡贤忽培元先生的中篇小说集《家风》,就照例拜读前言,前言一开始,作者就夫子自道创作的艰辛:我写得也很慢也很辛苦。《家风》《神湖》《老腔》三个中篇,断断续续,连同修改润色拖了两三年。小说的内容,其实也可以当作一部部长篇来读。时间和地域,就像时代的背景坐标,纵向跨越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当代生活;横向徘徊于西北、华北以至东北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相交织的长城沿线内外附近。这个无意识形成的现代代穿越,城乡交叉,物质、精神与生态融合,构成了较为广阔、深入的人物群体与生活画面。所调动的,全都是自己阅历的积累感受和生活的亲身体验。

看完全书,心有戚戚焉,3部中篇小说,耗时3年,可谓心血凝成,尤其是首篇《家风》跨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当代生活,书中人物涉及三四代。《老腔》也穿越时空,牵连到几代人物。但读起来不但不陌生,反而时常产生



哄睡女儿后的台灯下,李培禹的《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成了我的深夜茶伴。这本记录副刊编辑与当代文化往来的书,意外地与育儿笔记产生了某种共振——那些泛黄稿纸上的温度,像极了哄睡时轻拍孩子后背的节奏,藏着无需言说的默契与珍重。

全书共三十余篇人物特写,以编辑的视角串联起半部当代文化简史。臧克家胡同里的银杏叶,王洛宾琴谱边的批注,赵丽蓉春晚后台的搪瓷缸……这些被岁月摩挲的细节,在李培禹笔下重新泛起暖意。不同于学院派的理论架构,也迥异于猎奇式的名人轶事,作者用编辑案头的红笔、

的信息。在断断续续地阅读了解中,我知道了鸿雁的一些履历和身份。她曾就读于兰州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做过军医,转业到地方后又在卫生行政部门做卫生行政管理工作。按照常理,这些履历和身份怎么说都和文学写作扯不上关系,而她却如此全身心地、如痴如醉地投入到文学写作中,居然还把散文写到这个程度。怎能不让人感动。

从《雁翔长安》中的篇章来看,鸿雁的散文还真不是闲来无事、附庸风雅的小女子散文,而是一些精耕细作的作品。她无论写文物,还是写人物;无论写历史,还是写当下;无论写情感,还是写议论,都对其书写对象经过深度阅读、研究和思考,最终都能做到如数家珍、精细准确地去书写。特别是其中那些写历史上的人、事、物,还有大自然中的动植物、花鸟草虫,都能写得精准而富有灵性。

如她在多篇散文中写到大明宫,都不是在空泛地借古抒情,而是把历史上大明宫的诸多人物、故事、景观,和今天作为文物景区的大明宫遗址公园中的每一个细节相互对照,自然而然地抒发出自己的感怀。还有写古代的蔡文姬、李清照,现代的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的文字,不仅可以看出作者是在深入研读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后才动笔写的,而且也能看出作者对这些人物、作品的切身感受和理解,因此读来感人至深。这样的文字应该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写出来的,应该是具备了一定文学功底和写作功力才可写的。

拨开瓦釜杂音 再闻金石之声 ——读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有感

董惠安

木屏风和琉璃叩吻”两件古物件和“古楼营造法式分解图式”图纸的敬献,跨进了唐文化传承的门槛,由此结识了文物界的英雄好汉和三教九流。从无聚楼到宝鼎楼,再从四水堂到半坡马厰,一山更比一山高,不同的格局境界依次显现出来。也酷似不同的舞台,各具特色的人物渐次登场,演出了一幕幕活剧。

这些英雄豪杰在长安城的文物古玩收藏界有着不同的身份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目标追求,但对于文物的热衷使大家聚于一堂。故事并不复杂,但是围绕文物所发生的曲折离奇和风云诡谲,以及其中的悬念吸引了对盛唐文化兴趣盎然的读者。为了寻找和守护这些闪烁着祖先智慧光芒的文物,书中的英雄豪杰费尽周折、竭尽全力,甚至以命相搏,其“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风骨精神展示得淋漓尽致。

世态民风的写照 ——忽培元《家风》读后感

王新民

共鸣。这不仅得益于作者高超的创作方法,也与作者真实反映了现当代人们关注的生活和问题密不可分。

首先,《家风》描写了数代人传承的优良家风,实现了数代人的夙愿。文中的“我从事党政领导工作这几十年,可以说是研究了大半辈子人的思想与心理问题,直至退休之后还担任着关心下一代协会领导。可是可笑的是,直到眼下竟然没有搞明白自己儿子与媳妇的思想状况,更不要说了解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脉络与演变规律。唉,看来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同的处境、使命、情感与担当。”读到这里,我想这不仅党政领导遇到

纸页间的星辰大海 ——读《留恋的张望:副刊主编与文化名家》

时春香

采访本里的速记、往来信札中的批注,搭建起通往文艺黄金年代的木栈道。那些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边角料,在此处成为丈量文化厚度的标尺。

书中对赵丽蓉的描写,让我想起陪女儿看春晚重播的某个深夜。当电视里重播《打工奇遇》时,李培禹笔下的赵丽蓉正在后台用保温杯喝着润喉茶,把“宫廷玉液酒”的台词一笔一画地写进手里。这个细节让我在女儿模仿“麻辣鸡丝”的稚嫩童声中,突然触摸到艺术家的敬业精神。那些看似随性的喜剧表演,背后是手抄台本的笨功夫,是反复揣摩的赤子心。如同我教女儿写字时说的“横平竖直”,最朴素的道理往往直抵本质。

作曲家王洛宾的故事里藏着音乐与生命的双重韵律。当八十岁的老人坚持站着指挥完整场音乐会,当他把观众的掌声称作“最好的止疼药”,那些跳跃的音符便有了具

我一直相信苏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一句话:散文是一种对世俗的向往。而且我以前看到一些女性写的散文,大多纠缠于自己内心的或身边的琐事不能自拔,诸如把“女为悦己者容”改为“女为已悦者容”就成一篇,把“家有娇妻”改为“家有娇男”又成一篇,或者是什么“初为人妻”“初为人母”之类的,貌似闲适潇洒,实则空洞无物。而《雁翔长安》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写实实在在的的人和事,写历史、写文化,不仅言之有物,而且能写出自己切实而独特的感悟来。尤其是作为书写长安这座文化古都的一部散文,无论人和事还是物,处处都牵动着历史,牵动着文化,每一处都有可能涉及史实、文献、作品等等这些神圣的,不可轻率处置的东西,都不可随意去发挥,随性去媚俗,随情去唠叨。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文化在何种情况下才可以作为文学书写的对象?因为作家不是民俗学家、人类学家,也不是文化学者,文学写作也不应以穷尽某种文化的意义为目的(文学是用来审美的),对文化的书写更应该是学者的事。而有很多作家,特别是一些散文作家,总是喜欢把自己的作品称为文化散文。由于怀有这样的谬见,我怎么看那些所谓“文化散文”都觉得别扭。谈文化的根由和历史,作家不如史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谈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作家也不如文化学者、哲学家和其他理论家。有些作家在散文中试图去完成考古的使命,可能会被考古学家笑破肚皮。那么,作家就不可以写文化

拨开瓦釜杂音 再闻金石之声 ——读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有感

董惠安

“半坡马厰”在小说的四个典型建筑中,最为原始简陋、古朴简陋,却是书中最高的境界所在。其寓意是为“昭陵六骏”提供的栖息之所。而杜大爷,也好似终南隐修的真人,最具大唐文化基因的传人。他平时隐身山林,却通晓长安城中古文物市场的风云变幻,对于文物守望者、寻求者、收购者的欲望所求洞察于心,对于隐身潜心搜寻中华文明之物件的日本文化研究者秀水的根系了如指掌。他将居所命名为“半坡马厰”寓意深长,表明他对“昭陵六骏”的敬畏以及对“二骏”的回归矢志不移。可惜可叹的是他作为智者也有“千虑一失”,轻信了权贵金印柄对于“二骏”接回家的诺诺之言,以至于让“二骏”回归的努力功亏一篑。

在《金石记》中,女性之美也在随着故事传承而发展。她们身上不再有唐代女性的雍

吗?应该也不是。

从鸿雁的《雁翔长安》一书中,我又在反思这个问题。她的一些写法让我验证了过去思考的一些结论。那就是,作家写的是文化发出来的光,而不是文化本身。文化就像一块金子,是矿工从矿石中冶炼出来,又由金匠锻造而成的,而对金子进行研究的,则是材料科学家;对文化这块金子而言,矿石、矿工、金匠就是创造了文化的历史和人民,材料科学家就是从事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民俗学家、文化学者之类的理论家。而作家对于文化这块金子能干什么呢?我认为,只能是说说自己对这块金子的颜色和形状的感受。鸿雁的写作印证了我的说法。她写大明宫、写白鹿原、写古今一系列作家,尽管也呈现出了翔实的史料,但最终写的是这些人、事、物留给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这些被认为是文化的金子照射在自己身上的光,是这种光与自己心灵中发出的光的一种相互映照。

每个作家的写作或许可以有可以追溯到的起点,却没有明确的终点。对于一个真正热爱并融入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是她(他)的一种活法,一种生命存在的方式。而且,文学写作没有绝对的成功,也没有一无是处的失败,而是像河水一样时低时高,有时时伏地流淌着。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写作的一种学术分析和价值判断,绝不是简单地说好或说坏,赞美或者批判,而是希望通过分析与判断,让文学写作这条河水流淌得更加顺畅,更加汹涌,更加激荡人心,并早日归入人类文明的大海。

容和肥美,然而豪放浪漫的中帼之气却得以延展。她们的命运因金石而生辉,因伴英雄而荣光。当英雄落败,金石蒙尘,她们以其悲为悲,其花容也就随之黯然失色。而当她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对权势的抗争、对压迫的不屈、对所挚爱的英雄的殊死追随时,唐之血性在她们身上的脉动涌流,使她们在温婉中多了几分阳刚。

《金石记》也是一部周秦汉唐文化的百科全书,无论是服饰装束的描写勾勒,还是酒茶文化、建筑风格、文物铸造,以及文物鉴赏、斗酒对诗等等,其专业精致度都让我们耳目一新,获益匪浅。

马玉琛对盛唐文化中的服饰、建筑、音乐、茶酒等文化,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于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和性格特征都能见微知著。他以独到的刀笔之功,把所有的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至于书中人物所展示的诗赋才情,毫不客气地说,那就是马玉琛本人的诗词歌赋才能的底蘊展露。他仿佛是从盛唐穿越到现代的一个才俊,说不定他就是唐代哪位诗人的转世之身。

《金石记》不是文物,但是被人按文物一样遗忘雪藏。而成都时代出版社从浩瀚苍茫的岁海中将之淘出并得以再版,让更多的看到了这个不朽的巨著,可谓慧眼识珠。

河北省的穷苦百姓都投身革命和抗战的辉煌历史;我要记录下我的三位叔叔是如何为国家人民献出年轻宝贵的生命。还有我的母亲、姑姑和婶婶们,她们是如何支持革命和战争,确立和忠诚于理想和信仰的。”

“我”从婶婶身上看到家族精神的化身:“她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高尚的人。她对我也很好,但是要求很严,从不宠溺。那时农村生活困难,我以后外出上学,也都是由婶婶供养。她乐观坚强,任劳任怨,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的质朴无华、厚重实诚。”

再次,独特的语言写活了“这一个”人物。文学是入学,也是语言的艺术。《家风》中既有运用陕北民歌、陕北秧歌、环县道情等描写黄土高原上的沧桑,也引用现代派诗人儿媳的诗歌刻画人物性格。《老腔》写的是乡村人物,人物对话都是老腔,老腔者,秦腔也,当地方言也。作为陇东环县偏僻的乡民对话都是地地道道的方言。有时,他们还用当地民歌、道情等方式传情达意。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举例了,还是读者自己品读意会吧。

代的手写课。臧克家给作者改稿的朱批,乔羽写在烟盒背面的歌词草稿,李滨声夹在画稿里的便笺,这些带着书写痕迹的纸页,让我重拾给女儿写成长日记的习惯。当孩子用歪扭的字体在母亲节贺卡上写“妈妈我爱你”时,我突然理解李培禹为何执着于保留手写原稿——文字的温度,原本就藏在笔尖与纸面的摩挲里。就像女儿学琴时,老师总说“不要盯着琴键,要听指尖和琴弦说话”。

作为自由职业者,最触动我的是文化名家们的工作日常。赵丽蓉在排练间隙织毛衣的从容,李雪健候场时默戏的专注,张中行在琉璃厂淘书时的笃定,这些场景消解了艺术家的光环,展现出匠人般的朴素质地。这让我在接稿、育儿、家务的缝隙里写作时,豁然心安——所谓创作,不过是把每个当下过成值得记录的时光。就像女儿用蜡笔在墙上涂鸦时,我学会从线条里看见星辰大海。

当台灯在凌晨泛起暖黄光晕,书页间升腾的不仅是往事的沉香。李培禹用三十年光阴收藏的这些文化碎片,恰似母亲为孩子积攒的成长影像,在岁月里发酵出超越时空的醇香。那些被记录的执笔瞬间、清唱时刻、谈笑光阴,都在提醒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承,不在恢宏的纪念碑上,而在普通人触碰美好的刹那心动里。就像今夜,女儿梦中呢喃的童谣,与书中的某段旋律,在夜色里轻轻握了握手。

2010年盛夏,当我以新闻系毕业生的青涩姿态踏入报社时,命运的齿轮已然转动。那年偶然邂逅的姻缘,不仅让我与爱人携手相伴,更让我有幸走近了活跃在陕西文坛的梦萌老师。这位在陕西文学界以“多产而富于社会责任感”著称的长者,于我而言是跨越血缘的精神坐标——家中唤作父亲,人前尊称老师,两种称谓交汇成独特的生命纽带,而我的文学生涯却离不开他的悉心指导。

初执记者证的日子,新闻理想与采写现实激烈碰撞。截稿时钟的滴答声里,我常对着苍白的新闻稿指尖发凉。每当此时,我总会忐忑的将稿件传送给梦萌老师,屏幕那端的他也总是认真阅读并在第一时间发来回信,他的批注如手术刀般精准,既逐句打磨叙事肌理,又在文末附上编有序号的修改意见,无论是文章结构还是句式错误,他都是严格要求,耐心指导。这些泛着电子微光的修改意见,实则是照亮我初入社会的明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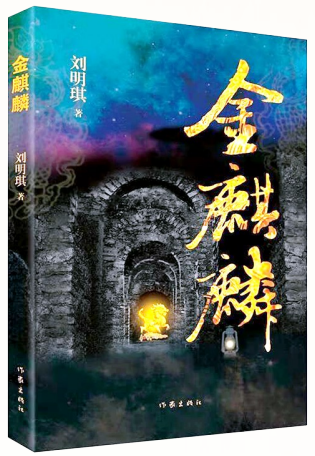
毕业15年,如今我也成为独当一面的编辑,笔耕不辍,每次提笔也都会时不时想起梦萌老师的教导,这些经验恰似秦腔艺人口传身授的“戏脉”。如今,当我给别人修改文章时,也会效仿梦萌老师当年,在修订稿最后留下的思考轨迹。这是属于我们两代文字工作者的接头暗号,更是某种薪火相传的仪式。

今年,梦萌老师即将步入八十岁高龄,他身形渐长清癯,双目如炬,时刻透射着智慧的光芒。他那带有陕西腔调的普通话醇厚温和,面容始终萦绕着慈悯笑意,使人感到亲切温暖。七年前他毅然与相伴半生的烟瘾决裂,既是为子孙辈创造无烟环境,亦是践行“人生总要完成一次自我超越”的生命哲学。他虽为家中耆老,却始终恪守松柏之节,永葆生命青春。

文种槐荫八十载,赤心长守文学魂。在日常交流中,我很喜欢梦萌老师的散文,特别是风土人情的散文独树一帜,感情真挚,细节真实,富于哲理,语言淳朴自然,很有感染力。比如《真情最好》是亲情系列的散文,许多小人事、细节情节,无不饱含人间的真情真爱,读着令人倍感生动亲切。又如《三弟》《大哥》《母亲的回忆》等作品,不仅以白描手法刻画关中农村家族的群像,更是写出了真情实感,读后引起强烈的心灵触发和思想启迪。他近年出版的散文集《随意即风景》,有涵盖山水游记的《怡情山水》、展现生活乐趣的《市井逗趣》、书写家乡亲情的《童乡之赖》,以及关于饮食文化的《魅在舌尖》等多元主题,给人以别样的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作为汉中人,我最喜欢他的那篇《乌江豆腐鱼》,满纸的辣椒几乎要扑上面颊,读完都是万般滋味。他的散文既守着方言根脉,又透着文人的清气,更是他几十年走过大江南北的人生轨迹。

松墨长研东海海,清茶慢煮长安云。待到期颐庆诞日,再听渭水老秦音。这既是我们的衷心祈愿,也是编辑出版《梦萌文集》的初衷。

刘明琪长篇小说《金麒麟》出版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志勇)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陕西作家刘明琪长篇小说《金麒麟》,一经面世便赢得全国各地读者好评。这是作者继《五狼关》之后,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力作。

《金麒麟》以关中“下庄”为背景,讲述雷子老六因赌博输妻后,为洗刷耻辱和出人头地,冒险潜入古墓寻得金麒麟,却引发多方势力争夺。驻军炮连以武力威胁,南山土匪绑架施暴,上庄势力围堵械斗,镇街商会暗中算计,均未得手。雷子老六经上述事故以为安生无虞了,不料雷子兄弟十数自己人装神弄鬼,致雷子老六精神崩溃,将金麒麟归还大家。结果东洋“商人”借“补骨脂”蒙骗村民,盗走宝物并潜逃。雷子老六率众追至黄河岸边,因一时无望,齐齐跪伏于地,感应古冢谴责,最终背负使命,或远赴抗日前线,或跳进黄河以死明志。故事以金麒麟的争夺为线索,交织民间信仰、人性挣扎与民族文化,结局的开放性暗示个体命运在时代洪流中的渺小与悲壮。

这部小说艺术特色鲜明,在故事情节铺排当中突显了生动的细节叙事,其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蕴含自省和批判意识;叙述恣肆,不受时空限制,特别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刻画宏毅、升华主旨,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作者刘明琪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陕西师大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特邀驻院作家。